

又是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

■黄志专

夏至过后,早稻日渐成熟。广袤的田野里尽染一片金黄,稻穗沉甸甸的,一穗穗压弯稻秆的脊梁,低垂着脑袋,似在诉说着成长的艰辛与成熟的喜悦。微风拂过,金色的稻浪层层叠叠,如海浪般翻涌,沙沙作响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。恍惚间,辛弃疾笔下那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词句,便从记忆深处跃出,与眼前的景致完美交融。

已经好久没见到这般田园盛景。眼见之时,已到稻田间。每走一步,我的心就像这片翻滚的稻浪,起伏不定,久久难以平静。往昔那些与稻田相伴的岁月,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早年,家中种了不少稻田。每年夏至之后,稻谷渐渐褪去青涩,开始慢慢变金黄,不久就熟了,仿佛一夜之间,便到了收割的时节。收割稻谷,讲究个“看”字,一般要先到稻田里端详稻谷的成熟度,比较早熟的,便先割,稍晚熟的,便留待后割。而这收割的时间,更是要紧紧赶在大小暑期间。这时,学校恰好

也放假了,家中的小孩子可以帮衬。孩子们穿梭在稻田间,虽稚嫩的双手沾满泥土,却也能为大人们省下不少力气。那田间的欢声笑语,为忙碌的收割季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
然而,这收割的时节,台风常常“大驾光临”。闽南语有云:“六月十二,不是台风就是雨意。”言下之意,便是每到农历六月十二,多半会有台风造访。即便没有台风,天边也会起阴云,或乌云密布,似有下雨的迹象。还有一句:“六月十二落没到,六月十八落透透。”说的是若六月十二没下雨,那六月十八必定会大雨倾盆,让人猝不及防。正因这些流传的谚语,割稻大家都争分夺秒,尽量赶在六月十二前后收割完所有的水稻。可是,现实总难遂人愿,经常碰到“落雨天”,或台风雨。没收割,稻谷就会被台风吹得东倒西歪,倒伏在田里。若稻谷浸在水里,很快就会发芽,辛苦一季的收成便毁于一旦。即便抢在风雨前收割回来,遇上连日阴雨,没了太阳晾晒,堆在家里的稻谷同样会发芽变质。那段日子,为了把损失降到最

低,大家一边要争分夺秒地抢收,一边要绞尽脑汁处理刚收回的稻谷,整个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此刻,再读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才真正体会到这字字句中蕴含的艰辛与不易:每一粒稻谷,都是农人们用汗水浇灌而成,又怎能不让人倍加珍惜?

时光流转,岁月变迁。如今,又是一个丰收年,城乡之间,处处弥漫着醉人的稻谷香。只是,我已不再躬耕垄亩,无须再经历那紧张忙碌的抢收抢种。但往昔在稻田里的点点滴滴,依旧镌刻在记忆深处,历久弥新,如陈酿的美酒,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醇香。每当闻到这熟悉的稻香,那些画面便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站在这金黄的稻田边,看着农人脸上洋溢的笑容,我不禁想起范成大笔下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”的田园生活。虽然生活方式变了,那份对土地的眷恋,对丰收的期盼,却从未改变。这一片稻花香里,承载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,更是无数人挥之不去的乡愁与难以忘怀的岁月记忆。

正直的带鱼

■杨崇演

带鱼这东西,生得一副凶相,银光闪闪的身子足有半人高,尖嘴獠牙,活像水里的银甲将军。它游起来也是威风凛凛,直挺挺地竖着游,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:“瞧我这身段,多正直!”

海边的老渔民说,带鱼是海里最“板正”的鱼。这话倒也不假,我见过刚捞上来的带鱼,即便死了,身子也绷得笔直,颇有几分“死也要站着死”的气概。

第一次见识带鱼的魅力,还是参加工作后在一个小镇的海鲜店。老板娘是个精明的女人,见我对着菜单犹豫,便推荐了“带鱼粥”。“海边人最会倒腾海鲜了。”她操着浓重的闽南腔说,“保管你吃了忘不掉。”

菜上桌时,我着实被那鲜味勾住了魂。带鱼段混在粥里,鱼肉雪白,用筷子轻轻一拨就脱骨,入口即化,“吸溜吸溜”就是一碗粥下肚,鲜得人眉毛都要掉下来。“怎么样?”老板娘笑眯眯地问,我竖起大拇指。她得意地说:“带鱼要选‘油带’,就是肚子鼓鼓的那种,肉才肥。‘瘦带’烧出来柴得很。”

我出差多了,品尝各地特色的带鱼做法的机会也多了。在温州尝过酒炖带鱼,黄酒的醇香完美中和了鱼腥;在福州则迷上了红烧带鱼,那酱色油亮的卖相,看一眼就让人不自觉地大快朵颐。

最绝的一次是在潮汕的一个小渔村。那天清晨,我跟着渔民去海滩,买到一条刚上岸的带鱼。鱼贩子现场给我处理干净,我拎着还冒着海腥味的带鱼,找到一家愿意代加工的小店。老板娘只是简单地用盐腌了腌,然后清蒸。出锅时撒上一把葱花,淋上热油。“趁热吃。”她说,“鲜着呢!”

那鱼肉之嫩之鲜之甜,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同行的老饕朋友连声说:“这才叫真正的海鲜啊!”

当然,带鱼也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。我有个北方朋友,第一次吃带鱼时就被那细密的鱼刺吓退了。相比之下,闽浙粤一带的小孩似乎天生就会吃带鱼。我曾见过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,娴熟地用筷子把带鱼脊背上的肉整条撕下来,然后像吃面条一样“哧溜”吸进嘴里,一根刺都不带吐的。那架势,活像个经验丰富的老饕。

禁渔期间,带鱼多是远洋捕捞的冷冻货。虽然个头大,但鲜味远不及现捕的。上周,我买了条冻带鱼,结果鱼肉松散无味,吃得我直叹气。妻子打趣道:“你这表情,活像被带鱼辜负了似的。”

是啊,我是被辜负了——不仅被长途运输和冷冻技术辜负了,也被自己日益挑剔的味蕾辜负了。

毕竟,真正的带鱼,就该是刚上岸时那样——银光闪闪,宁折不弯,带着海风的味道,吃一口就能让人想起渔港的晨曦和那些与大海搏斗了一夜的渔船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沈页真

凌晨三点多,宝宝反反复复的翻身和哼唧唧的声音把我叫醒了。仔细一听,她在挠自己的脚掌、手掌,“嘶嘶嘶嘶”的,听起来很焦灼。

我顺着她挠的部位摩挲,果然脚掌、手掌心都有凸起的小丘疹,硬硬的,想必宝宝白天是接触了什么腌臢的东西而引起的。事已至此,我只好起身下床,翻找药膏和药水。我一边柔声地安慰:“宝贝,不要挠,妈妈给你抹抹药。”一边挤出

豆子大的药膏,轻轻地涂抹,再轻轻拍打直至吸收。果然,宝宝逐渐安静了下来,最后重新入眠。我却清醒了,适才的场景像极了小时候奶奶对我的呵护和关爱。

小的时候皮实得很,白天都是赤脚走村串巷的,所有的破皮流血,甚至扭伤都不当回事,也从不告诉大人,只到了晚上将睡或者睡到半夜才啼哭着向大人倾诉。奶奶的药只有三种,虎牌万金油、青草油和红花油。扭伤擦红花油,破皮有开放性的血口浇青草油,头疼脑热腹痛

就搓万金油。

幼时我时常腹痛,我一哭疼,奶奶就拧开万金油瓶盖,用她那个没有指甲盖的食指挖一小块雪白的万金油,抹在我的肚脐眼周,开始顺时针来来回回地搓,时不时询问:“好点没?奶奶去给你搅一碗盐水喝喝?”其实也没那么痛,就是她那粗糙得像松树皮的掌心搓在肚皮上,痒痒的,十分舒服,转而就在这样的摩挲下沉沉睡去。

以往家里也没任何借助电力的扇风工具,仅有的是一把蒲扇。夏夜的乡村不算闷热,但有蒲扇的扇动睡得更安稳。奶奶用驱蚊扇子把蚊子全部甩出蚊帐外,赶紧放下蚊帐帘,又仔仔细细地把床的边边角角拉紧,最后命我躺下睡觉,她则侧躺着边摇蒲扇边打盹。蚊帐再严实也难防蚊子从缝隙飞进,半夜时常听到蚊子嗡嗡地唱曲,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只见奶奶端着一柄蜡烛,悄悄地在床上挪动,烛光照到的地方,零星地看到几只吃得肚儿圆的蚊子栖在蚊帐上,动都懒得动了。奶奶悄悄地拿着蜡烛靠过去,火舌稍微倾斜一下,蚊子便“嘤”的一声,或掉入蜡油里或跌到凉席上。她的手头功夫实在是了不得,烧得了蚊子又点不到蚊帐,在那方烛光照射到的地方,我感到无比的安心,不管窗外钱鼠的窸窣还是蟾蜍的呱呱声如何奇幻,都在烛光闪烁中逐渐远去,我也不再害怕……

如今想来,那些小伤小痛并非一定要用药,只不过是贪恋奶奶那粗糙掌心的温度。在我三十好几的年岁,奶奶给我的这段夏夜的记忆依然治愈着偶尔疲惫的身心,而我也又不自主地担任起了曾经奶奶担任着的角色,在漫漫长夜用“万能药”去抚平疼与痛,用微弱的烛光伴随“不灭”的守候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